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静候葡萄成熟

■ 谭庆楠

那一年，我们18岁，同学们一面想象着自己的未来，一面准备奔赴高考的战场。我们把头埋在高高的书堆里，把灵魂泡在题海里，又在心里的小小角落中，藏下了一个大大的期待。期待自己像葡萄一样，快快成熟。

高三夏天，是生命中一首动人的诗。高大的香樟树下，藏着无数的小花，整个校园里弥漫着清新的味道，又夹杂着旧书页在岁月里沉淀下的醇香。

记得高三的教室里，灯光总是亮到很晚。班上，我有六七个玩得好的同学，在一次晚自习自由讨论中，我们在草稿纸上写下了自己想去的大学，然后互相鼓励，没多久又在旁边画下了当时很流行的卷发造型，约好了等高考结束，立马就去理发店烫成卷发。

思思问我以后会做哪种卷发，我摇头说：“我就留着现在的马尾辫，这样无论多久你都能马上认出我。”我说得认真，可思思却不信，她觉得我这么爱穿漂亮衣服，怎么可能不换发型呢！

那时候，学校要求男生只能留寸头，女生只能扎马尾辫，不准染发，也不准做造型。我们默契地认为——烫卷发是我们成熟的象征。不止我们，好多同学都这样认为。所以，高考一结束，学校后街的理发店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排队的都是高三刚刚毕业的学生，站在远处观望的，是学弟和学妹们。

时间像镜头悠悠地摇晃，一下子就晃到了十多年后。我曾经在校园里渴望着快快长大，却又在真正长大后无比怀念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。

去年，正在读高三的表弟一直盯着自己的头发，他的心思我很清楚。因为我也有过期待成熟的18岁，总觉得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就能快一点为父母遮风挡雨。

有一天家庭聚餐，我看表弟的头发上有发胶，刘海撩到了头顶上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瞬间有了大人身上的干练和帅气。表弟说班主任给班上每个男同学都抹了发胶，因为他的班主任想提前见证一下学生们的成长。听到这里，我的眼眶一下就红了。

如果学生是老师精心栽种的葡萄，那么，老师肯定想看看葡萄熟透时的模样吧！

记得思思结婚的时候，我去参加婚礼，我的高马尾变成了披肩长发，变化不算大，思思一眼就认出了我。几个老同学聚在一起，聊起了去看高中班主任的事情，我下意识地选择了逃避。我总觉得，我没有取得好成绩，没有给老师争光，现在也还是一颗没成熟的葡萄。我只好借口说最近忙，大家都很尊重我，没有再说什么了。

前几天在家听歌，听到陈奕迅的《葡萄成熟时》，手机里唱着：“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，你要静候，再静候。”这句词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心脏。熟透？梳头？嘿，真有意思！或许，每一颗葡萄都有它自己成熟的节奏。我不是最饱满香甜的那一颗，但也可以酿成美酒。这一刻，我忽然释怀了。

我曾和千千万万学子一起，接受老师智慧和爱心的浇灌，一起为高考拼搏。但是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在高考时催熟果肉，而是让自己在风雨中逐渐饱满。与其为暂时的青涩懵懂而消沉，倒不如静候、再静候，静候如梦一般的假期，再用自己独特的姿态，抵达浓烈的盛夏。



电风扇的旋转旧时光

■ 王晗

那台老式摇头风扇，如今想来，倒像一位固执的老伙计。铁罩子里的3片扇叶，转起来便“嗡嗡”作响，扇叶上积了灰，旋转时便显出深浅不一的颜色来，仿佛在画着看不见的圆。

夏日傍晚，母亲从厨房端出饭菜，必先经过风扇吹一吹。热气腾腾的冬瓜汤，被风扇一吹，便浮起几缕白气，袅袅地散开了。父亲总嫌风力不够，每每用筷子头戳那摇头的按钮，风扇便“咔嗒”一声，转得更急些。这声音我至今记得清楚，像是某种机械的叹息。

饭桌上方悬着灯泡，招来些飞虫。这些小东西偏爱往风扇里钻，结果自然是被扇叶打得粉碎。次日清晨，我们总能在铁罩子底下寻见些虫翅的残骸，透明得可怜。母亲擦拭电扇时，便叹道：“何苦来哉。”

最妙是看电视的光景。晚上8点钟的连续剧开场，风扇摇头晃脑地工作，将凉风轮流送到每个人身上。风来时，母亲的碎花裙角便轻轻掀起；风转过，父亲吐出的烟圈就被吹散了形状。我和妹妹坐在地席上，总为争夺最佳位置而挤来挤去——那里正对着风扇摇头的折返点，能比人多享几秒凉风。

“摇头晃脑似学究，送来清风不用钱。”我后来读到这句打油诗，不禁莞尔。那台老风扇确实像个固执的老先生，按着自己既定的节奏摇摆，从不因人的意愿加快或放慢。有时它“吱呀”一声卡住，父亲就放下报纸，过去拍打它的脖颈——那根连接扇头和底座的金属杆。拍两下，它便又乖乖工作起来，颇有几分“欺软怕硬”的意思。

梅雨季里，风扇歇了工，显出几分寂寞。母亲给它罩上旧床单做的套子，活像给一尊神像披了披风。待到出梅，拆开罩子，必有一股铁锈味混着灰尘扑面而来。这时，父亲就搬来工具箱，给它的转轴加机油。机油滴下去，被扇叶带着转几圈，那“嗡嗡”声便又润泽起来。

■ 刘泽琴

周五，我送完路队放学，头顶烈日，脚下生风，急匆匆地往会议室赶，生怕错过开会的时间。“刘姐！”身后好像有声音，我没有停步，心想应该不是叫我也吧。后来，同事小慧气喘吁吁地奔到我身旁，亲昵地挽着我的手臂，嗔怪着说：“哎呀，刘姐，我喊的声音越大，你跑得越快！”我愣了一下，赶忙解释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刚才走神了。什么事？”“想让你帮我瞧一瞧班上学生的演讲稿。”小慧羞赧地说。“没问题，发给我吧。”我爽快地回答。

回到会议室的座位上，我又想起刚才那尴尬的一幕。其实，我当时并未走神，只是这一声“刘姐”让我内心一紧，不由得想起了与称呼有关的事。

刚参加工作，我所在的学校有3位老师都姓刘，同事们根据我们仨的年龄，分别呼作“老刘”“大刘”和“小刘”。“小刘，帮我上一节课吧！”“小刘，叫你班的学习委员来教导处领取资料。”在这一声声“小刘”的称呼里，我完

成了一个新手老师向成熟教师的转变，也赢得了前辈们的赞许。我想：小刘，既是因为我的年龄小，也是大家对我的宠溺吧。

过了几年，我的教学技能越发精进，逐渐成为学校的熟面孔。学校年轻的同事越来越多，除了那几个关系亲密的长辈，其他同事都叫我“刘老师”，那个“小”字自然取消了。我也重新定位了自己，做事愈加沉稳大度，经常告诫自己可别莽莽撞撞，像个愣头青似的。

步入40岁之后，我突然对称呼变得敏感起来。快餐店的年轻姑娘，或是小区里的孩子，遇见我总会热情地喊：“阿姨！”初听时我颇为诧异，什么时候从“姐姐”变成了“阿姨”呢？更夸张的是家庭聚会时，我有几个已婚已育的侄儿，有一天，一个侄儿向他儿子客气地介绍我：“快，叫婆婆！”那一瞬间，我脸上是“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”，心里却是一阵慌乱。天啦！我都升级到奶奶辈了！表姐在旁边打着圆场：“这是年轻的婆婆。”

记得有年大暑，风扇竟罢工了。全家如临大敌，父亲翻出说明书，母亲找来电笔，最后发现不过是插头松了。虚惊一场后，那晚的风似乎格外清凉。妹妹把湿毛巾搭在风扇罩上，风吹过时，便带出些湿润的水汽，竟比空调还舒服些。这法子后来成了我家的传统，毛巾上的茉莉香混着铁锈味，成了我记忆里夏天的气息。

如今空调普及，老风扇多已进了废品站。偶然在旧货市场见到同类，铁罩子上锈迹斑斑，标价却贵得惊人。商贩说这是“复古风”，我听罢失笑——我们当年何曾想过，这寻常物件竟也能成为稀罕物。

白居易诗云：“物微意不浅，感动一沉吟。”那台老风扇吹过的，何止是凉风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烟火气。它摇头时“咔嗒”的声响，扇叶上积灰的纹路，乃至罩子上被妹妹贴歪的贴纸，都在记忆里转着、转着，不肯停歇。

穿越时空的称呼

20岁的时候，以为30岁是多么遥远的事，总想着用成熟的打扮和故作镇定来武装自己。待到惑不惑之年，才惊觉时间的脚步太过匆忙，也才明白真正的成熟不是靠伪装得来的，凭借的是生活里的乐观豁达和做事时的举重若轻。不经意间，我也变成了年轻同事眼中厉害的“前辈”。

如今，面对别人对我的称呼，无论是“刘姐”“老刘”，或是“奶奶”，我都能坦然接受。30年前那个被唤作“小刘”的姑娘，或许永远想不到，当年教案本上的粉笔画，终将沉淀成如今被孩童称作“奶奶”时眼角的皱纹。但我知道，每个称呼都是时光的信使，捎来不同时空的自己。岁月已在生命的年轮里刻上了一圈圈痕迹，也赋予了我宽容平和的心态和通透豁达的智慧。我无需为逝去的青春年华而感伤，也不必为即将来临的老年生活而惶恐。每一个年龄都有它独特的美，而身在其中的旅人，唯有接纳与包容，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体验。

栀子花香

掸不开

■ 田野

初夏最值得过，因为有栀子花。一天下班回家，走进小区，扑面而来一股子花香。先有一丝香气不打招呼，钻进鼻子，正疑惑呢，这香气突然汹涌起来，一叠一叠地涌过来，把鼻子填满。又从鼻孔里钻进嘴里，钻进心里，霸道地攻城略地。

噢，这香气好生熟悉！一定是它——栀子花。我四处一看，果然，小区绿化带里的小叶栀子开了，一丛丛郁郁在道边。新长出的叶子绿油油的，泛着微光，青翠欲滴，一朵又一朵的小白花点缀在叶子中间。傍晚散步，我忍不住摘了几朵，攥在手里，一路走一路闻，淡淡袅袅，香气慢慢滑入浓酽的夜色——那一刻，世间美好的事情，仿佛都是因为栀子花才发生的。

儿时，家门口也种有一株栀子花。不同于城市绿化里随处可见的小叶栀子，农村更常见的是开复瓣花的大叶栀子，花开在一人高的植株上，很是惹眼。记得上小学那会儿，时兴插一朵栀子花在辫子上，于是，小小的教室里，放眼望去，所有女孩子辫子上都盛开着洁白的栀子花。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里，在夏日沉闷的空气里，学生们头上的栀子花香，和着书香墨香，经一缕风之手，陶醉了老师，也陶醉了学生。

乡下的栀子花，不仅是女孩子头上的天然装饰，也是屋子里的空气清新剂。早晨起来，栀子花开得正好，拣大朵大朵的摘下，不一会儿就有一小篮子。栀子花香，不单人知道，连小虫子也知道。所以，洁白的花瓣里，总是挤挤挨挨蠕动着好些蚊虫，密密麻麻的，让人痒得慌。胆小的女孩子见了，吓得陡然甩开花朵，发出一声尖叫。我却不怕，只需将栀子花拿到水井处，用流水冲洗几下，那蚊虫就尽数逃亡了。

洗干净的栀子花，可以插瓶放在餐桌上，为平凡朴实的农村生活添上一丝风雅。幼时，我更喜欢在蚊帐里放上几朵，栀子花的香，可以把寡瘦的梦境衬得圆满。栀子花的香，也易教人消沉，只想枕着它的广大无边，魔过去，魔过去，一直都不醒来，天地洁白，铺满栀子花香，走到哪里都有芬芳尾随。

汪曾祺写道：“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，栀子花说：‘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！’”读完拍案叫绝！这个“掸”字用得最妙。栀子花的香气是一个动词，那清幽的花香，长着腿似的，追着人跑，让人不理都不行。你站着时，花香停在你的肩上；你走路时，花香落在你头上；你吃饭时，花香掉入你碗里；你睡觉时，花香就伏在你的枕头上；就连做梦时，那花香都能翩然而至，在梦里逡巡。

前几天去菜场，遇到一位老人手提小竹篮，里面整整齐齐排着栀子花。我一眼认出这是记忆里的复瓣大叶栀子，大喜，于是蹲下身细细挑选。“现在喜欢栀子花的女娃儿不多啦！”老人笑着说。“我打小就喜欢栀子花，这个香味无与伦比！”说着，我情不自禁把一朵栀子花举到鼻子前，那股熟悉的甜香长驱直入，直达肺腑，沁人心脾。

临走时，老人说：“这花啊，开得快，谢得也快，可香气却最执著。”回家路上，花香果然如影随形。我将它们插在清水瓶里，摆在书桌前。夜深人静时写作，那香气便愈发浓烈起来，忽然想起儿时听老人说，栀子花香能勾魂，若是夜里闻得久了，魂魄就会被花香引去。这话自然是无稽之谈，可此刻独对孤灯，竟真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拉扯心神。抬眼望见窗外月色如洗，栀子花的影子投在窗纸上，微微摇曳，如梦似幻。

陆游有诗云：“花气袭人知昼暖。”栀子花的香气里裹挟着时光的温度，让人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，忽然触摸到记忆里最鲜活的那部分。就像此刻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儿时，蚊帐里的栀子花香正在梦里萦绕着，小女孩睡得格外香甜。

路过幼儿园

■ 周衍会

单位离家不远，我每天步行上下班途中，要路过一所幼儿园。那些充满了童真与温情的有趣场面，总会勾起我心底柔软的记忆。

开学季的幼儿园门口，几乎天天都会见到哭闹的孩子。尤其是刚上小班的孩子，对陌生的环境不适应，就用哭声表达抗拒。结果就是有的被大人扯着胳膊，小脚在空中不安分地乱蹬；有的被紧紧抱在怀里，却依旧奋力挣扎；还有些孩子，死死拽着大人的衣角，或抱着大人的腿，哭喊着：“我不上幼儿园，我不上幼儿园……”直到老师闻声赶来，轻声细语地安抚，孩子们才抽抽搭搭、一步三回头地走进园门。这充满童趣的画面，仿佛一出精彩的人间喜剧，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，也感受到家长的不易。

幼儿园的安保工作，严谨得令人赞叹。大门口外围两组高大的防撞拒马，黄

黑相间的油漆在阳光下闪着光芒。门口整齐排列的交通锥用细绳串联，形成一条条安全通道。除了值周的领导和老师，校警手持钢叉站在门口两侧。门外还有3位戴着红袖箍的护学岗人员，协助老师维持秩序。两边人行道上，还有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值守，警察也不时前来巡逻。这阵仗让人安全感十足。

幼儿园两侧的道路，则成为各种车辆的“展览长廊”。每天早晚，各色车辆整齐排列，有时能排到西边路口。往往一辆车驶离，另一辆便迅速补上。车子停稳，家长们打开车门，牵着孩子的小手接下车，再帮他们整理衣服、背上小书包，嘴里还不停地叮嘱着什么。孩子走进园门，家长们脸上含笑盯着，直到孩子的身影彻底消失，才转身离开……这每日两次的人潮与车流，恰似潮汐的涨落，无声地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。

放学时分，幼儿园周边热闹非凡，成了商贩们的“秀场”。每到下午，商贩们便早早摆开摊位，棉花糖像云朵般蓬松，小点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各类水果整齐摆放，卖玩具的商贩还会现场演示，精彩的表演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。更有周边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，背着吉他、小提琴等乐器，在路边演奏出动听的旋律，或者拿着花花绿绿的宣传材料，热情地往过往行人的手中送……

每次路过幼儿园，我都会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，想起多年前女儿上幼儿园的情景。那时，我骑着自行车，女儿坐在后座的小筐里。她扎着漂亮的蝴蝶结，穿着小纱裙，小书包里装满零食。由于幼儿园不提供午餐，我每天要往返4趟接送她。工作忙时，我有时也请同事帮忙把孩子接到单位。记得有一天，女儿在院子里捡到一颗带有精美花纹的小石子，回家后像捡到宝

贝般喊道：“妈妈，我发财了，我真的发财了……”还有一次，她把幼儿园的积木装进书包带回了家，妻子发现后，很严肃地说：“你这样做，其他小朋友就没有积木玩了，你觉得这样对吗？”第二天，女儿便乖乖地将积木送了回去。

时光飞逝，如白驹过隙。曾经那个懵懂可爱的小女孩，如今已踏入职场。再过几年，她也将组建自己的家庭，会有自己的孩子。那时，我或许也会加入幼儿园门口家长们的队伍，每天接送一个可爱的“小小孩”，想象着孩子淘气、哭闹，向我撒娇要这要那的模样。或许那时的我，也会像现在园外的那些老人一样，对孩子宠爱有加、有求必应吧。

想到这些，再看看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，我的嘴角便不自觉地上扬。这些联想看似不着边际，却让我感到一股温暖与幸福，心中充满对生活的美好憧憬。